

新會縣志卷十三

知縣林星章主修

香山黃培芳

南海曾釗

總纂

事略第十二上

何鳳分纂

新會縣志卷十三

事略上

晉元興三年封孫處為新夷縣侯以平孫恩及定京邑功黃通志

元熙元年分南海立新會郡

宋昇明二年六月蕭道成以前新會太守趙超民為交州刺

史不克赴鎮通鑑初交州刺史李長仁卒從弟叔獻代領州事以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於宋時齊王道成

命超民往超民畏叔獻不敢赴俱同上

陳至德四年陳封弟叔坦為新會王陳書叔坦高宗第三十一子也郭通志

唐高祖武德六年癸未秋七月岡州刺史馮士翽據新會反

廣州刺史劉感討平之使復其位通鑑

八年乙酉置岡州鹽場賈志

唐高宗儀鳳中厓山劇賊陳謙攻陷岡州城邑徧掠嶺左黃通

志陳元光傳

昭宗天祐二年乙丑清海軍節度使劉隱置錫場於義寧

賈志

宋神宗熙寧七年甲寅新會令周譔不行青苗法

黃通志

案周譔不行青苗法王志沿賈志作神宗元豐元年

黃通志作熙寧七年考綱目青苗新法議行始於熙

寧二年權罷於七年復行於七年阮通志列傳周譔

六年知新會阮志實本黃志今從之

高宗紹興元年辛亥新會盜起討平之

王志

案綱目高宗建炎元年丁未紹興元年辛亥王志作

紹興元年辛未沿郝通志之誤草志因之今更正

二十二年壬申割新會東南瀕海及南海番禺東莞地附香

山縣

王志

案割新會縣地附香山縣賈志事紀兼沿革表在高
宗紹興三十二年王志及郝通志香山志俱二十二
年按宋史地理志香山紹興三十二年以東莞香山
鎮爲縣卽賈志所據也考吳草廬集香山縣遷學記
云香山縣最後置其初東莞之香山鎮也紹興壬申
始陞爲縣壬申爲紹興二十二年則宋史志云三十
二年三蓋二之誤耳惟王志二十二年下係以庚戌
亦誤今正之

孝宗淳熙十年癸卯罷白皮鹽場及蜆戶丁錢

賈志

案罷鹽場王志草志俱在淳熙九年蓋據郝通志九
年壬寅二月遣使訪問廣南鹽法利害之誤考宋史
十二月更二廣官賣鹽法復行客鈔仍出緡錢四十

萬以備漕計之闕十年春詔盡罷官鬻鹽法觀此則

賈志爲是今從之王志云此從鹽幕馬持國之請也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

宋景炎三年五月以後衛王昺祥興元年

六月祥興帝遷於

厓山

陳仲微二王本末

初元兵至皋亭山

宋史瀛國公紀

太后遣監察御史

楊應奎上傳國璽降益王廣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

辭應

旂續通鑑

駐溫州之江心寺蘇劉義陸秀夫來會時陳宜中海舶

泊清澳門諸人往見之共議興復張世傑自定海至同趨三

山至福州

二王本末

五月乙未朔益王卽位於福州改元景炎封

弟廣王昺爲衛王以陳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

軍馬張世傑爲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院

續通鑑

文天祥至

行都除右丞相

二王本末

時國方草創陳宜中尸其事專制於張

世傑天祥名宰相徒取充位遂不肯拜議出督

文丞相集年譜

乃以

爲樞密使同都督九月東莞人熊飛爲元人守惠潮

續通鑑

趙潛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於廣州雄飛遁遂復韶州新會

令曾逢龍率鄉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飛與逢龍執而殺之

趙潛入廣州

宋史二王紀

十一月元兵逼行都陳宜中張世傑備

海舟於岸乙巳奉景炎帝及廣王楊淑妃等登舟入海至惠

州之甲子門駐焉

二王本末

二年正月幸梅蔚山四月次於官富

場

行朝錄

六月次於古塢九月元將也的迷失陷邵武軍入福

州帝舟次廣之淺灣元主詔塢出與李恆呂師夔等以步卒

入大庾嶺忙兀台唆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

追二王

續通鑑

十一月塢出圍廣州庚寅張鎮孫以城降元帥

劉深以舟師攻是於淺灣是走秀山陳宜中入占城不反

考異

宋史原作十月二王本末在十一月經世大典在十二月九日考元史世祖紀至元十四年十月丙辰朔則是月及十二

月皆不得有庚寅此云庚寅則為十一月十二月丙子星至

井澳颶風壞舟幾溺死遂成疾二王元劉深襲井澳世傑戰

卻之厓山志考異厓山志云橫琴山下有井澳一名仙女

即此事也第作十一月為少異耳經世大典亦在十二月則厓山志是也帝舟遷於謝女峽二王

復入海至九星洋欲往占城不果方輿紀要考異二王紀

洋此云九星洋不知所本考經世大典平宋條下記廣王事

云十二月追星至廣州七州洋據此則七州洋屬廣州非文

昌東海之七州洋可知紀要引一統志海中有九曜山羅列

如九星洋因以名又云九星洋在香山縣南據此則九星洋

與經世大典所云七州洋之地正三年二月由海道再回廣

州二王尋次於碕州黃通志考異二王本末景炎二年十

去止碕州蓋終事言之宋史二王紀次碕州碕州屬廣之東

在三月黃通志在二月而云尋次亦此例也

莞縣與州治相對第隔一水二王本末考異文丞相年譜

宗皇帝晏駕於化州之碕川升碕川為翔龍縣置令丞簿尉

隸化州免租稅諸色科糴附注不知自何人其云鄧傳蓋鄧

光薦丞相傳也。碭川即碭州，以為在化州，與二王本末不同。考太平寰宇記：化州東南至碭州鎮大海二百二十里。雷州東至海岸二十里，渡小海抵化州，地界名碭州，而瓊州又云北十五里，極大海，泛大船，或便風十日，到廣州。路經碭州，皆海之險路。約風水為程，吳淵穎南海人物，古蹟記大奚山在東莞南，一曰碭州。據此，則有兩碭州：第到廣州路經者，本名黎碭州；後人省文，亦稱碭州耳。尋廣王景炎二年以後遺跡或在梅蔚，或在官富場，或在古塢，或在淺灣，或在井澳，或在九星洋，或在謝女峽，總不出東莞香山之間，不得忽至化州可知矣。又元史：世祖紀，廣西道宣慰司遣總管崔永等招降雷化高三州，即以永等鎮守之。張世傑、蘇劉義、挾廣王奔碭州。據此，化既為元所得，則曷不奔化之碭州？又明甚然則碭州又有翔龍之名者，或當時傳說，或六軍嘗居雷州犬牙處，後人遂傳合之，俱未可知。要之鄧傳稱聞端宗云云，則是出於傳聞，不如陳仲微從二王海。四月戊辰，帝崩於碭州。本末上目擊時事，逐日鈔錄之，確也。

殯於馬南寶家

番禺客記

廟以端宗

姚牧菴集中書左丞學公家廟碑

庚午衛王

即位於碭州

二王本末

文丞相集年譜附注：景炎皇帝遺詔曰：朕以幼冲之資，當艱厄之會，方太皇命之

南服，屢勉於行，及三宮胥而北，遷憂悲欲死，臥薪之憤，飯麥不忘，奈何乎！人猶託於我涉，而北遷憂悲欲死，臥薪之憤，飯麥無樂乎？為君天未釋於有宋，強膺推戴，深抱慙慙而夷虜無厭，氣浸甚惡。海桴浮避，澳岸栖存，雖國步之如斯，意時機之

有待乃季冬之月忽大霧以風舟楫爲之一摧神明拔於旣溺事而至此夫復何言矧驚魄之未安奄北哨其已及賴師之武荷天之靈連濱於危以相所在沙洲何所垂閱十旬氣候不齊積成今疾念衆心之鞏固忍萬古以違離藥非不良數不可逕惟此一髮千鈞之託幸哉連枝同氣之依衛王昺聰明夙成仁孝天賦相從險阻久繫本根可於柩前卽皇帝位傳璽綬喪制以日易月內庭不用過哀梓宮無得輒置金玉一切務從簡約安便州郡權暫奉陵寢嗚呼窮山極川古今未嘗之患難涼德薄祚我乃有負於臣民尙竭至忠共扶新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祥興皇帝登寶位詔曰朕勉承丕緒祇若令猷皇天付中國民旣勤用德聖人居大寶位曰守以仁藐茲眇眇冲適際危急惟我朝之神聖繼統而家法以忠厚傳心滲漉在人億萬年其未泯遭逢多事百六數之相乘先皇帝聰明出於羣倫孝友根乎至性痛憤三宮之北未嘗一日而忘遺大投艱不應後志除兇刷恥惟懷永圖託於神明辱在草莽上霧下潦之所偃薄洪濤巨浪之所震驚謂多難以殷憂宜祈天而永命胡寧予忍而不其延日月爲之無光社稷凜乎如髮攀髯何及繼志其誰以趙孤猶幸僅存盍使爲宗祧之主以漢賊不容兩立庶將復君父之讐大義攸關輿情交迫閔予小子遭家不造而况斯今於前寧人圖功攸終其難莫甚尙賴元勲宿將義士忠臣合心而併謀協志而畢力敵王所愾捍我於艱茲用大布寬恩率循彝典於以導迎和氣於以迓續洪庥可大赦天下於戲人心有感則必通世運無往而不復成誦雖幼有周寧後於四征少康之興

祀夏實基於一旅往求攸濟咸與維新

景炎帝既崩官將欲散獨尚書陸秀夫

不可曰諸君散去可也度宗一子尚在將焉寘此古人有一

成一旅興者今百官有司軍士亦且萬餘人若天道未絕趙

祀此豈不可為國耶乃相與奉衛王即位於柩前以陸秀夫

為丞相張世傑太傅文天祥少保是月有黃龍見海中五月

癸未朔改元祥興

二王本末

硃州糧少乃遣人徵糧於瓊州海道

灘水淺急艱於轉運取道杏磊浦以進元雷州總管蒙古特

以兵邀擊之

畢沅續通鑑是今從經世大典訂正杏磊徐聞浦也

考異杏磊畢作杏磊非

乙酉升

硃州為翔龍縣遣張應科王用取雷州應科三戰皆不利王

紀元行中書言張世傑據硃州攻旁郡未易平議遣宣慰使

史格進討

元史世祖紀

六月丁巳應科再戰雷州遂死之

二王紀

張

世傑悉眾圍城

續通鑑

城中絕食士皆煮草為糧

姚牧庵集史公神道碑

史格漕欽廉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還續通鑑自礪州北遷

至厓山止焉文文山集杜詩題敘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

奇石山相對立考異厓山與湯瓶嘴山相對奇石在厓山之右如兩扉潮汐之所出

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為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

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三十間軍屋三千間正殿曰慈元楊

太妃居之升廣州為祥興府續通鑑己巳有大星東南流墜海

中小星千餘隨之聲如雷二王紀己卯元發蒙古軍千人從江

東宣慰使張宏範由海道追宋餘眾叅知政事孟古岱請頒

詔宋廣王昺及張世傑等不從世祖紀庚辰升廣州為翔龍府

二王紀七月湖南制置張烈良提刑劉應龍起兵應厓山阿里

海牙進襲之二人皆戰死元史類編世祖紀八月加文天祥少保信

國公張世傑越國公時天祥移軍船澳在歸善縣南上表自劾敗

兵江西之罪因乞入衛優詔不許加少保信國公惠州府志九月

葬端宗於厓山行朝錄以觀文殿大學士曾淵子充山陵使陵

曰永福陵厓山志黃淳案舊史言帝崩於碭州至香山殯

陵所在填海錄以為葬於厓山填海錄鄧光薦所傳薦嘗隨駕至厓山目擊其事則陵在厓山無疑十二月王

道夫攻廣州兵敗被執凌震繼至亦敗又敗於菱塘二王脫

走往厓山與翟國秀軍合厓山志

十六年祥興三年正月庚戌張宏範發潮陽港壬戌至厓山圍世

傑軍考異二王本末正月辛酉元兵攻厓山甲子李恆聞宏

範已赴海道即率麾下戰船百二十艘入海庚午會於厓山

初宏範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劉青顧凱知帝棲於厓山之西

山南北亘二百餘里東南枕海西北皆港宏範至山北水淺

不通乃由山東面南又西與帝遇帝建宮山麓棊結巨艦千

餘艘下碇海中。艦而外舳大索貫之爲柵。以自固。四圍樓櫓如城。宏範潛舟載騎兵登麓。焚其宮。帝以鬪艦號快船者。檣汲。宏範命樂總管山寨斷其汲路。恆以拔都船當之。帝遣兵爭之。皆敗去。自是檣汲曰梗。宏範又命樂總管自寨以礮擊帝艦。艦堅不動。有烏蜚船千艘救帝。蟻於北。宏範笑曰。此徒取死耳。夜擇小舟由港西潛列。烏蜚船北徹其兩岸。且以戰艦衝之。烏蜚船皆屬海民。素不知戰。帝又不敢援進退無據。攻殺靡遺。宏範因取烏蜚船載草灌油。乘風縱火。欲焚帝艦。帝預以泥塗艦。懸水筒無數。火船至鉤而沃之。竟莫能燬。宋將周文英日挑戰十餘次。皆爲宏範所敗。宏範以張世傑其父柔之故。卒戍杞時有罪。逃宋索其甥韓某署萬戶府。經歷三遣諭禍福。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第爲主。

死不移也韓迫之世傑笑曰果欲我降徹汝圍兵使吾出諸將請以礮攻之宏範曰礮攻敵必浮海散去吾分追非所利不如以計聚畱而與戰也且上戒吾屬必誅滅此今使之遁何以復命恆亦謂宏範曰我軍雖圍宋宋船正當海港日逐潮水上下宜急攻之不然彼薪水旣絕自知力屈恐乘風潮之勢遁去徒費軍力不能成功也遂畫圖定議與敵船相直對攻二月壬午夜宏範召諸將三誓之發碇與帝相對癸未平旦宏範分諸將爲四軍恆當帝北及西北角樓諸將分居帝南及西宏範將其一居西南去帝里許令曰敵東附山潮退必南遁南軍急攻勿失之西北軍期吾樂作乃戰又令曰敵西南艦可受危聞其將左大守之必驍勇也吾其自攻諸將謂元帥不宜自輕某等當効力宏範曰帥當先其難者頃

之有黑氣出山西微雨滿天宏範曰吉兆也潮退水南瀉恒從北面順流衝擊突入其陣恒令諸軍船尾命施師轉船逆行徑擣其柵我軍憑高瞰敵勇氣百倍登其船斷其索短兵接戰彼以江淮勁卒各殊死鬪矢石蔽空至巳時奪三船恒率拔都軍復語快船戰至日午潮水長北流南面軍復順水勢進攻世傑腹背受敵以火礮禦南面軍預濡罽覆艦礮盡不能均寸尺然戰不利宏範益其卒始奪一艦宏範所乘艦布障四匝伏盾作樂敵疑宴而懈宏範以已艦卑於敵且出入艱乃回艦尾抵左大左大射矢集布障桅索如蝟宏範度其矢盡撤障去盾兵矢火石俱發奪左大艦又與夏御史戰奪七艘敵懾衄去自投水諸將合勢乘亂皆殊死戰自已至申聲震天海斬獲幾盡宋端明殿學士陸秀夫先沈妻子於